



第一輯

声 音

第一节 儿童有话要说

渴望倾听儿童的声音

渴望到希腊,不仅是因为它是人类古文明的圣地,更因为每三年一次的儿童与媒介世界峰会将在美丽的港口城市塞萨洛尼基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 700 多名儿童媒介工作者、儿童媒介政策制定者、儿童媒介研究者和儿童代表将汇聚于此,共同探讨大众媒体如何促进儿童权利的实现。

按照《儿童权利公约》,有关儿童的事项应该听取儿童的意见。儿童不仅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保证儿童的声音能够被成人听到也是儿童的权利。因此,像儿童与媒介世界峰会这样的会议应该有儿童代表来参加。

对有关儿童的国际会议来说,或许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我知道 2002 年 9 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就有各国儿童代表参加。但对我来说,每次与儿童一起开会讨论媒介问题,或者参加儿童

举办的论坛,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经历。

当我接到大会的邀请信时,发现第四天全体会议的主题是“儿童有话要说”(Children Have a Say),便“怂恿”团中央中青网总经理陶慧、北京动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淑琪和我一起去。我知道,陶慧正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运行一个网上的“儿童表达中心”,这是一个儿童参与媒介的项目。而王淑琪正在试验让 10 岁左右的孩子参与创办一个儿童刊物,她们对儿童参与媒介和我一样充满了热情。

到希腊去,倾听儿童的声音,成为我们共同的愿望。

“当我对你讲话时,请注意我”

之

所以对希腊峰会抱有美好的期望,是因为 1998 年在伦敦有一次难忘的经历。

那是第二届儿童与媒体世界峰会。大会第一天,儿童代表站在主席台上大声向成人宣布:“我们是儿童代表。我们代表世界上所有年龄的孩子们感谢高峰会议邀请我们并请我们发表关于儿童电视的见解。在这个会议上,我们要对你们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们保证我们要如实地表达我们对今天电视的看法。”

面对会场上至少有 1000 多成人代表,他们那自然、自信和从容的神态“震”住了我,使我不得小看他们。要知道,在头一天晚上的盛大招待会上,我还自以为是地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这些孩子是来“制造气氛”的。

我迅速翻开了会议秩序册。发现峰会的创新举措之一是邀请来自 15 个国家的 31 位 9 至 14 岁儿童参加。他们分别代表了澳洲、北美、南美、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的儿童。在这次为期五天的峰会上,这些儿童将举行四个论坛。

第一个论坛“当我对你讲话时,请注意我”——儿童代表从各自的国家带来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和最差的电视录像带,在这个论坛上进行投票,以表明儿童对电视的态度。他们对儿童电视的不满主要是节目过分美国化、地方节目太贫乏、节目播出不遵守时间、广告过多、太不真实、暴力过多以及缺少字幕等。他们特别希望看真人演出的节目;“哪怕他长得又丑又胖”,但毕竟是真实的形象。他们怀疑成年人曾经听过他们的这些意见吗?

第二个论坛“不要这样对我讲话”——这个论坛的目的是要告诉成年人怎样从儿童的角度对儿童进行采访,告诉成年人什么是与孩子谈话的最好的方式,那就是向孩子学习,与孩子一起工作,鼓励孩子说出真实的想法。儿童代表历数了不好的采访实例,其中有些就发生在峰会期间。儿童们说,并不是每一个记者都能尊重我们,他们不认真听我们说话,也不熟悉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有时我们被迫说一些我们并不想说的话。还有就是被问到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有一位儿童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警告记者:“您别再离题万里了。”

成人记者兴趣盎然地参加了讨论。他们甚至当场对儿童进行了采访,然后听取儿童对他们采访的评价。记者们发现,如果与一组儿童,

而不是与一个儿童交谈,可以让儿童更有信心谈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使各种观点都能更加充分表达出来。他们也感到,儿童比成人更坦率,因此他们的意见也更可贵。无论他们采访得怎样,儿童更喜欢成人尊重他们的态度。

第三个论坛“儿童的宪章”——在这个论坛里,儿童们邀请成人来讨论他们新起草的儿童电视宪章。其实,1995年,在墨尔本召开的第一届儿童与电视世界峰会上,成人已经起草了一份儿童电视宪章。但儿童们认为,儿童电视宪章应该由儿童来写。当然,儿童还特别需要成人的意见,与成人一起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正是举办论坛的目的。

最后一个论坛是“当我长大以后”——儿童在未来社会里将看哪类电视节目 使用哪一类媒体 是模拟电视还是网络电视 喜欢哪一类内容 是戏剧、音乐、艺术、电影还是动画 儿童怎样成为未来电视的主人 论坛一开始,儿童就自编自演了一场讽刺喜剧。故事发生在2015年,是一个有关第七届儿童与媒介世界峰会的新闻节目,此时的世界峰会已由儿童主办,成年人被邀请参加。由于所有的儿童电视台都被儿童接管,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对成年人“复仇”了。所用的方法,就是像当年成年人对儿童那样轻慢无理。

谈到这次峰会,很多儿童代表非常满意,觉得自己发挥了作用,他们忍不住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儿童看到成年人正在倾听他们的声音。

“儿童电视宪章应该由儿童来写”

1 998 年伦敦峰会上的四个儿童论坛,我对‘儿童的宪章’印象最深。

儿童论坛那天,我早早坐在了会议室。只见会议室墙上贴满了孩子们这两天即兴创作的作品,大部分是图画,少部分是手工。儿童们依然吵吵嚷嚷,但没忘了发给我们一人一份‘儿童宪章’的草稿。

论坛开始了,12 个儿童发言人走上了主席台。他们向我们宣读了宪章的草稿,并进行了解释。然后 12 个孩子齐声向成人代表说:“成年人应该听取我们的意见。当我们向你们说话时,请你们注意我们。”随后所有的儿童代表都走上了主席台,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席地而坐,与成年人面对面,开始讨论儿童宪章。

儿童们首先陈述了要重新制定儿童宪章的理由:

“我们感到一些人并不喜欢儿童”;

“我们感到我们对电视的意见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从没有人问过我们喜欢看什么或需要看什么”;

“许多节目是用哄孩子的口吻说话”;

“有些节目有太多的暴力行为。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暴力就是为了暴力而暴力,并不是情节所需要的。我非常喜欢动作片,但是动作片里不必要的暴力太多了。我们不喜欢电视里总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些电视节目剥削我们儿童。他们总是在儿童节目里卖儿童玩具或其他产品”;

“电视节目对儿童体型有一种歧视,只展示所谓漂亮儿童。儿童电视节目应该让所有的儿童都能看到与他们体型类似的儿童”;

“为什么电视里看不到戴眼镜的儿童 为什么胖孩子不能上电视? 还有许多孩子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说自己民族语言的儿童。有时他们只能看美国电视节目。”

孩子们说 他们要代表世界上所有孩子,要求改变这些现象。孩子们还说,儿童电视的主人是儿童,所以儿童电视宪章应该由儿童来写。

许多成年人向孩子们提问:“你们认为什么是暴力节目? 广告就是剥削吗? 成人用哄孩子的口吻说话,是因为他们爱你们”……

对最后这个问题,一个约 12 岁的女孩子接过话筒,大声回答:“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是的,成人很喜欢孩子,他们总喜欢对我们说 ‘so lovely’ (多可爱呀), ‘so cute’ (多好玩呀),但是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们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要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他们只注意我们的外貌,不注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好像是他们的 ‘玩艺儿’。我们是有权利的主体,不是成人的玩艺儿”……

当时我特别受震动。我在反省自己是不是犯过同样的错误。在那时,我曾遇到一位 11 岁的丹麦男孩。有人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非常惊讶,问他:“你是吗?”他平静但肯定地说:“是。”我问他,你知道女权主义是什么意思吗?他说:“知道。就是如果我结婚了,我不能只让我的妻子做家务,而我在看电视。我们要共同分担家务。”就是这个小女权主义者,早晨起来很有礼貌地来敲我的房门,问我需要什么饮料,然后告诉我,他的母亲病了,由他来照管我的早饭,早饭后我不用刷碗,因为今天家里是他值日。看着他那明亮清澈的眼睛,我差

点说出了“so lovely”。待他母亲起床后,我告诉她我想说但没说出的话,他母亲笑了,然后说:“现在你可以说了,因为他不在。”我知道成人们评论孩子时从来不加思索:“你太胖了,该减肥了”;“多吃点,你这么瘦,多难看”;“长得多好玩呀”等等,类似随意的评价比比皆是,完全不顾忌儿童的内心感受。我们没有将儿童看作是有意见的、有感情的独立的人。看来要想真正平等对待儿童,还需要学习。

我喜欢比较成人的宪章和儿童的宪章,发现儿童的宪章特别注意他们是否得到平等的对待,而在成人的宪章里,完全没有这样的条款。儿童的宪章第一条就是:“儿童关于电视和广播的意见应该被听取和被尊重”第二条是“儿童应该参与儿童节目制作”。第十条说明“儿童电视在表现儿童形象时应该尊重儿童,不应该像哄孩子那样对我们说话。”第十四条则是“所有的儿童应该在电视上得到平等的对待,无论何种年龄,何种民族,是否残疾以及无论何种身体形状和相貌”。第十五条要求“每一个广播电视台应该请儿童就儿童节目、节目选题以及儿童权利的问题提出咨询意见”。

流动记者

月 23 日至 26 日,希腊塞萨洛尼基天天阳光灿烂。

3

望着川流不息的参会者,我问同行的王淑琪:“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她一下激动起来,说:“最吸引我的是站在会议主席台侧和会场后排的儿童记者。他们一直忙着摄

像和录音。他们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录像机,而是像中央电视台那样的专业摄像机和新媒体技术。”

王淑琪所说的正是峰会的‘流动记者’。我看到王淑琪根本无心开会,一有空就钻到儿童记者队伍里,很快她交了许多儿童朋友。

“早听说有 100 多个孩子参加,但没有料到会是这么一种场面。”王淑琪特别想采访几个儿童,没想到先被儿童记者‘抓住’。“打扰一下,我可以采访你吗?”一个大眼睛、头上梳着许多小辮儿的黑皮肤女孩向她走来。

王淑琪刚刚答应,便有两个男孩推着摄像机围过来。女孩问她:“你为什么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

“因为我在中国办一本儿童参与制作的杂志,我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学习的经验。”

“你对这个会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女孩又问。

“印象最深的是你们,你们怎么这么专业,我特别感兴趣。”

“你希望第四届儿童与媒介峰会在中国开吗?为什么?”

“我太希望在中国开了。因为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儿童有机会了解儿童参与。”

这个女孩告诉王淑琪,她的名字叫阿丽娅 (Aliyar Allie),来自南非,2002 年 12 岁。后来,她与王淑琪难舍难分了。她说,王淑琪令她难忘,因为她是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她也告诉了王淑琪很多关于‘流动记者’的内部消息。他们一共有六个组,每个组有七个人。每人有不同的分工,包括记者、录音、摄像和网页制作,还有三人是编辑。每个组都要学会合作,否则很难完成报道任务。阿丽娅这个组在会议期间要采

访 50 个人。阿丽娅说：“想想看，我要采访 50 个人，我不能问太多的问题，也不可能问引来很长回答的问题。”

也有的儿童记者认为不必考虑一定采访多少人。南斯拉夫 13 岁的儿童斯坦凡·戴迪 (Stefan Dedic) 对王淑琪说：“我不喜欢有固定的采访量，关键是看我们采访到了什么人。”斯坦凡·戴迪的工作不是采访，而是在同伴采访时进行录音，然后进行编辑。他每天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 5:30 左右。他是从朋友那里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议的，朋友的父亲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斯坦凡·戴迪对峰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峰会与高科技有关。他的英语不错，所以争取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斯坦凡·戴迪的父母和同学都非常支持他参加这样一个国际会议，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王淑琪问他：“你想过将来长大当一名记者吗？”斯坦凡·戴迪回答说：“当然想了，不过，没想得太具体，现在考虑这些问题你不觉得为时过早吗？”

一个来自法国的 13 岁男孩告诉王淑琪，他曾经在中国住过两年。在学校里一听说有儿童与媒介峰会就想参加，因为可以见到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各样的人。另外一个 16 岁希腊中学生，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了会议的宣传画，就和朋友一起来了。“真的非常有意思”，他们极有兴致地在会场窜来窜去，让人觉得这真是儿童的天下。

“流动记者”的领队是位 21 岁的女大学生。她介绍说，作为领队，她不需要给小记者任何训练，只是教儿童怎样摄影和录像，在这方面，她是个专家。至于采访的问题，她强调说：“都是儿童自己设计的。”儿童的任务是报道峰会，采访峰会代表，并要表达他们对峰会的看法。这位领队高兴地说：“能参加这样的会太好了。因为儿童可以结识来自世

界各地的朋友,而且可以用他们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告诉大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南非女孩莫尼克

我注意到南非女孩莫尼克(Monique Pires)是坐着轮椅来的。她不是个记者吗?经过询问,我们知道,她不是记者,是正式的会议代表。莫尼克 2002 年 14 岁,是计算机和网络高手,因设计了一个网页而被邀请参加这次峰会。她通过网络和电子邮件了解世界和参与世界。

她母亲的朋友告诉我们:“从莫尼克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简直就是我的女儿。莫尼克总是让我惊讶,她在计算机方面有很高的天赋。虽然我从 85 年就开始使用计算机了,但她使用计算机的技术比我要高得多。她的身体可能是残疾了,但她的智慧始终在飞扬。我从来不把她当作残疾人,事实上我真的不了解残疾儿童的世界,不知道他们的每一个获得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他们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处理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了解他们。”然后这位妇女对莫尼克激动地说:“祝贺你莫尼克,你太了不起了!”莫尼克也特别激动,总想向人们表达她的想法。她说话很慢,也不很清楚。但她很勇敢、很努力,觉得要表达自己意见时,就一定要表达。在大会上,谈到儿童权利时,她说:“每个儿童都应该有平等的参与权利,但是这次大会是不是对我们残疾儿童不公平。你们说的话太快,我跟不上,我就不能很好地参与。”我

觉得大会真的是疏忽了这一点。我记得在 98 年峰会时,只有一个聋哑儿童代表。就因为这一个聋哑儿童,大会主席台上总站着一个男人,打着哑语为这个女孩作翻译,也将这个女孩的发言翻译成有声语言。通过这种方式,聋哑女孩参与大会一点也不感到困难。而这个南非女孩的话很多人听不清楚,但没有人为她作翻译。

“孩子们,别让大人控制了你们的论坛”

本来我、陶慧和王淑琪一直为儿童参与报道大会感到兴奋。在国内,我们真的没看到过这么大规模的、这么自主的儿童报道,也没想到来自各个国家的儿童合作得这么好。但在与莫尼克交谈后,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童的确是优秀的记者,但这是不是掩盖了他们对大会的参与。莫尼克的参与不就遇到了问题吗?其他儿童认为他们真的参与了大会了吗?还是仅仅作为记者?

大会第二天,一位儿童在会议结束时提出了问题。他说,既然你们大人的口号是“为儿童的媒介”,为什么没有人听听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主席台上坐的都是大人而没有我们儿童?会议休息时,王淑琪的“内线”阿丽娅透露说:“我们对会议不满,我们正在策划一个儿童论坛,就是在你们成人开大会时,我们同时也开一个大会,把人都拉过来,让大人听听我们的意见,但不知道是不是能成功。”

翻看大会秩序册,果然发现儿童实际上没有什么机会在大会上表达他们的看法。关键是他们不是发言人。在第三天的媒介参与的小组讨论

会上,只有菲律宾的安娜和希腊的一名学生作为主要发言人坐到了主席台上,和丹麦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共同探讨儿童参与媒介的话题。大会上儿童发言人仅此一例。在全体会议上,则没有一位儿童发言人。儿童仅仅作为提问者 and 报道者,他们真的没有机会系统地提供自己对媒介的看法。

我知道 98 年峰会上的儿童论坛是大会组织者计划之内的,他们联络世界各地的儿童,做了很多准备。这次会议显然没有儿童论坛的计划,儿童自己真的能发起一个论坛吗?

大会第三天午餐时,几个儿童在热闹的餐厅里挨桌发出邀请:“你好。今天下午 4 点钟在这个餐厅有个儿童论坛,我们诚恳地邀请你们参加。”

下午 4 点钟,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代表和记者几乎都聚集到了这里,加上成人听众,总共有 140 人左右。这是大会开幕以来最热烈的场面。此时,各大会场的专家和媒体的头头们正在正襟危坐,宣读自己的论文,讨论如何教育儿童,如何为儿童提供更好的网络产品等等。他们没想到儿童们的会议正要讨论如何‘教育’他们,他们只发现,听他们演讲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们急切地想听听儿童的声音。

儿童们发言说:

“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会议都是由成人组织和控制的。所有的讨论会都是大人在发言。我认为,既然媒介是为儿童的,就应该让儿童来参与组织(*for children by children*)。”

“参会的大人们忙着参加各种讨论会,做各种报告,他们看起来真是自得其乐呀。但在我看来,大多数会议其实很没劲。”

一位儿童附和说：“大多数发言也很没劲。因为他们要吸引的是成年人而不是我们儿童。”

另一位儿童干脆说：“大人们说得太多了！”

有的成年人开始提问：“那么，有没有你们感兴趣的演讲呢？什么样的话题才是你们感兴趣的呢？”儿童们回答说是“计算机应用”“电子游戏”等等。举手提出类似问题的成年人很多，结果儿童们开始忙于应付这些问题。这时，一位男子在后排大声喊：“孩子们，别让大人控制了你们的论坛。”

儿童们突然醒悟过来，紧接着掌声雷动。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转移话题。

一位女孩说：“我想对大会组织者提一个问题，你们是根据孩子的需要来组织这次会议的吗？”负责组织会议的一位先生回答：“呃，我们尝试过……”全场孩子笑了起来。“我们可能没成功，但我们可以改变。明天上午 10 点钟将有一个会议，我们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这位先生补充道。

一位成人站起来解释说，会场之所以由成年人主导，是因为大人们在媒介经营方面更专业。马上一个孩子站起来反驳说：“没错，你们是媒介方面的专家，不过，作为儿童，我们是儿童问题的专家。既然是为儿童的媒介，为什么成年人不来咨询我们这些专家呢？”

儿童们说：“为什么不问问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在我们那里儿童媒介的情况如何？我们对媒介有什么意见？”

我想这是会议最根本的问题。1998 年峰会时，这个问题是试图通过儿童论坛来解决的，但这次会议缺少这个途径。

儿童们也提出：“你们的口号是为了儿童，但你们的行动是随处吸烟，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儿童。”这也是我们同行三人都感到惊讶的地方。会议期间，在会议室以外的地方，在 100 多个孩子经常出没的场所，到处可见吸烟的成年男女，而且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可以在这里吸烟吗？”回国以后，我们去看中国国家级儿童论坛，发现英国儿童救助会的罗雨女士和刘斌先生躲在离会场很远的很隐蔽的地方吸烟。他们的原则是，不在孩子面前吸烟，也不让儿童看到他们吸烟。我以为这是真正尊重儿童和重视儿童的表现。

“儿童是儿童问题的专家”

希腊儿童论坛上的“我们是儿童问题的专家”这句话我不是第一次听到。

2002 年 2 月，亚太地区儿童与电视论坛在韩国召开。其实这是希腊世界峰会的亚太地区预备会。在这个大会上，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儿童记者联合发表了重要演讲“让儿童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她们提出了“儿童是儿童问题的专家”。

这两位代表均来自 CE，一个世界性的 8 岁至 18 岁儿童新闻报道组织。日本代表 Mika Maeda，16 岁女孩，是东京 CE 的编辑。美国代表 Alex Berke，也是 16 岁，已经做了 8 年的记者和编辑，现在是纽约 CE 的资深编辑。她们介绍说，CE 的使命就是要让世界能听到、重视儿童的声音。

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能改善儿童报道并在此同时促进儿童权利的实现 两个女孩说明,方法其实非常简单。第一,请成人在报道儿童问题时一定要采访儿童 第二,帮助儿童获得接近媒体的资源,使儿童能直接报道儿童问题。

Mika 告诉与会者说,在 21 世纪,人们确实越来越重视儿童问题,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都在报道儿童问题,像我这样的孩子,几乎每一天都可以从媒介上看到有关儿童的新闻报道。有一天,我用‘儿童’这一主题词做了检索,发现在一周内日本大报的主要版面上,出现了 1715 个“儿童”,但是,只有 3 篇报道包括儿童的声音,即采访了儿童并引用了儿童的话。我想说明的是,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儿童报道,但这些报道缺少儿童视角。

为什么有关儿童的报道一定要包括儿童的声音? Mika 解释说,首要的理由是‘儿童是儿童问题的专家’没有人能比儿童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经历、处境、感受和情感,从儿童的视角来看这些经历、处境、感受和情感,才能让世界了解儿童的真正的情况,才是真实、公平的报道。但是,成年人往往忽略这一点。

他们如何理解儿童然后进行报道呢 我们看到,其一,新闻报道或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经常是‘陈规定型’的,如果是儿童就一定是某种类型 其二,成人不了解儿童,有时他们报道中的儿童形象至少一半是他们自己想像的 其三,成人只记得自己那个时代的儿童,他们衡量儿童的标准是以他们童年经验为基础的。所以,让成年人完全代替我们说话,这是不公平的。

美国代表 Alex 接着强调说:“如果成人能帮助我们获得媒介资源,